

元史新編

元史卷五十

孝義

一事義庸  
行六傳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道壽自給事母。盡禮。每旦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夕必待母寢。然後寢。出外必以告母。乃敢出。母性嚴急。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受杖。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霽。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進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天。請代父死。數日而愈。又有

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竝痊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力耕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又至大閒鄱陽黃鑑皇慶閒諸暨丁祥一皆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竝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錫以養及長母病數月無力延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量力不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請旌於朝

葛守德字仲謙清苑人母病痿在牀數十年衣帶筋七必躬奉之不以屬諸人身處疏淡奉養極溫旨使母忘其貧燕南部使者欲薦名於朝守德不忍離其親辭疾不起乃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鄆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一日醉歸母不悅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染唇母歿後其兄利分爨力諍不能得恣其所取不與校兄讎且老復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樵以食忽逢大風西南來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守德家獨存人咸稱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宋濂序其事

見文憲集

匡國政邳州人父才仕金爲邳徐兵馬都巡使金亡帥所部歸元屢戰淮北破宋兵授沂邳東阿元帥王子宋兵大

入境戰不利死之妻高氏被斫不死氏年始三十五撫孤國政方六歲一日宋兵復暴至母子相失氏冒鋒鏑求於亂屍中得之卒幸全中統三年李璫叛國政母子爲宋兵所俘居之淮安至元十三年宋亡率三百餘戶北歸屢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所至以廉惠稱事母尤極孝母年五十疾甚刲股活之復疾復刲股後數載又疾又刲腦和藥以進疾竟愈母年八十九而終國政廬墓終喪有釐時至廬所若素餐者郡邑聞而異之曰父死忠母守貞子盡孝有一猶難矧兼之邪上其事表其里曰貞孝程文海碑其事

孝義二

萬里尋  
親七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好道忽棄家遠遊莫知所

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知爲父卽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己所生歲月太父母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畱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嘗歎曰人皆有母我獨無輒歔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徧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

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表其門曰  
孝義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遊襄陽  
樂其土俗繼娶左氏因家焉亂兵陷襄陽遂相失德徧往  
南土求之五年乃得繼母於廣海間奉迎以歸有司以聞  
詔旌復其家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  
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人奴力作二十餘年  
其主憐之縱爲良仁蹤迹得母於潁州兄於睢州弟於邯  
鄲皆爲役尙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  
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  
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

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備歷艱險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徧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饒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旣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竝以有司請旌其閭

陳斗龍字南仲杭州昌化人父澤民以學行聞於時當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宋亡郡縣內附賊起



婺源澤民挈妻子廬深險處避亂一歲病卒斗龍居喪廬墓哀動行路有羣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不去長娶妻有四子女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其婦翁告之曰汝非嫡出也若生母王氏產若未一歲遣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婦訣具裝行曰此去若不見母者誓不歸初澤民以妻無子也買妾錢塘得王氏於清湖生斗龍未周晬妻妒王氏嫁之而自子其子故斗龍不知非嫡出至是赴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經亂離無存者逢白髮媼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兒時相嬉遊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卽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時不知其心何悲亦未問其何州也俄有兩夫昇若母竹轎西北去自是兩不相聞數十年斗龍謹

識之卽入江東沿海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聞再過永豐禮賢鎮之逆旅逆旅人怪其來往頻數問焉告之故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老矣豈若母邪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斗龍求於施氏遂奉母歸歸而徽盜作殺掠昌化境上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夫婦偕死母老誰爲養者盜咨嗟釋去且約其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

斗龍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台莖竝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病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延師教里中子弟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刷葛蕨根續食死以葬焉達魯花赤阿思蘭以其行請於朝旌其家胡長孺爲之傳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畱守家奴歷事三年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歸省父母許之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畱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其主歎曰彼賤隸乃如是吾可不成其孝乎旣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其主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其

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邪卽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令吾家業旣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不受遂歸養其母以終皇慶元年旌其門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過遼陽平章塔出憫之曰朝廷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願之乎韶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塔出驚異賞以錢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慟見者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孝義三

救親代死  
十一傳

郭苟

原作郭  
狗狗

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成

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  
殺寧苟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請殺我史驚問曰是兒  
幾歲邪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卽  
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元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  
以事聞命旌之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  
兵茅山兵至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  
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  
之起居飲食十年如生平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  
起延祐閒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

從邑人避南山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以身翼蔽請代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竝賜喪表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饒賈老罄其貲不能甘淡薄性復乖戾閏朝夕勤苦奉甘旨左右承順甚得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夜燃長明燈延燒室中閏聞聲驚走煙燄已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二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兄弟爭代死引頸請

刃盜相顧曰孝門兄弟固不同於人也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田喜清苑人金貞祐元年元兵陷保州盡驅居民下令老者殺喜聞命欲代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代之卒舉刃未暇省閱喜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半復蘇後旬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喜創已愈以藝被選行次安肅聞其父死逃歸求父尸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眾不之覺元好問

郝經皆爲詩文以美其孝劉因傳之

見麟修文集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中賊至執其父

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賊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又  
有瑞州李明德紹興新昌石永者皆讀書有志行至正十四年兵亂以身代父死又有膠州張緝字士明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之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邨有亂兵至邨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刀欲斫之抑急以身蔽母請代受刃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



元史卷五十一  
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其父以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繼母沙氏杜氏孝慕無異所生父年八十目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目盲我死不足惜我父何依乎兵感其誠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又有晉安呂祐字伯通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斫之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又有溫州瑞安周樂者宋狀元坦之後也父曰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溫州拘曰成海

舟上樂隨往侍其父不離左右一日賊酋遣人沈日成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畱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舍遂同死焉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其父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父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嘗出耘爲虎扼於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全父竝旌其門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徐鉦鎮江人侍父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父墮橋下同行者不能救鉦投谿擁父出鉦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頭江浙行省以狀請表

孝義四

友睦  
八傳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卽長壽次永壽福壽芒古海牙元統閒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邪以讓季弟芒古海牙母從之芒古遂告蔭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閒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爲奧魯官自以營遠仕不得養其親卽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

有畏吾秋

舊作畏吾兒氏秋秋

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

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貧遂焚分契同居三十年無閒言張本東昌桂平人篤孝事伯叔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眞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貧居河南迎歸養之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瑩次州縣以聞竝旌其家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繼母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旣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敝者奉

繼母以居甘旨無乏繼母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墓終喪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異母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其事繼母以孝聞者復有馬押忽及大都人劉居敬並蒙褒美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卽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讓產兄弟蒙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而王氏病卒德泉撫幼弟甚至至元末歲饑父欲使

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復同  
爨至治三年眞定朱顯自祖父時已分財至顯念姪幼無  
恃謂弟耀曰同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焚分券復同  
居延祐閒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  
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時兄弟多破產思達治葬畢會宗  
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一母所生忍使苦  
樂不均邪卽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  
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者濮州人父子  
明嘗命與兄別產父卒兄產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貧  
病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州縣各以名  
聞表其閭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

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於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行得免事聞旌之

扈鐸汴梁蘭陽人早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閒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廬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唐轅唐穀四明唐復禮二子也復禮以擅匿官嵯事被陷

且執拘以歸於京轅詣吏代父北行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遂脫父桎而桎之行至越轂適回自杭遇諸道上卽挽轅衣袂頓足哭曰兄爲冢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徒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給之曰兄訥於言說往對廷尉必不免弟有一策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桎加己手吏亦憐而從之轂抵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同時戴良爲傳而論之謂可與國風衛宣二子爭烈云

孝義五

喪葬哀慕七傳

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旣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



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  
喪異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於城西  
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  
後居廬六年雨髀俱成溼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  
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  
追念之廬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  
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墓側旦  
夕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疏食而已事父母孝養  
尤至伯祖叔祖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  
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疾刲股愈之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廷瑞息州耶律伯顏南陽怯烈台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竝以有司所請表異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閒求官京師畱贊江南時贊年幼及旣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思奉父柩歸窆而莫知其墓冀庶母示以

葬所爾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輒卽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尸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緡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

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經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孝義六

孝感二  
十三傳

丁越楓橋里人母雙目失明丁聞人言舜爲瞽瞍目而致明因效之每朝盥漱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聞事也

孔齊至  
正直記

王思聰延安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朝夕定省父嘗病劇思聰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卽能視縣上

狀命表異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忽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至順閒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母病遂愈及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地獨不濡溼咸歎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冶喪母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於嵩山五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行空中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圯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又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母孟氏嘗病目瞽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

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篤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閒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齡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卽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貧民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至大四年其鄉大旱薦盡出粟

振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家粟已竭卽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梅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天性純篤母嘗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燃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啟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牀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故年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虞集序之黃潛爲之傳

見黃文獻集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醫禱久不效欲刲股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授藥得而異之卽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旣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皆慙悔迎養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煥霖求冰不得每日號哭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斷澌也亟取奉母疾果愈

楊暉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暉叩天求代遂痊

如是者再母失明暝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歿  
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暝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  
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居家養父暝獨廬墓上負土爲  
墳蔬食水飲終其喪父卒亦如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  
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  
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忽暴雨火滅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牀榻猶泣血不止旣葬  
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  
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  
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者三復負母禱太白  
山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  
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  
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甯諸苟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效諸苟割  
股肉進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諸苟造板輿夫婦共舁母  
行園田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又潭州萬戶移  
刺瓊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剖股肉煮糜以進  
病乃瘳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渾州民朱天祥竝以母疾剖  
股旌其家

畢耶速荅立彌里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  
鳥翔集墳土涌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

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  
樹

王士宏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宏傾家貲求醫見醫卽  
拜徧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歿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  
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宏若相狎然終喪復建祠  
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於朝旌  
之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  
去旣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  
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莫效乃夜禱天願減  
己一紀以益父算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  
道賢居喪負土築塋廬墓疏食終制至元二年旌曰孝子

黃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至正十四年河溫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乃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至水中仰天號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指桑林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於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卽棄職歸父病始二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差否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經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涌俄順風

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  
明瑾謁之復視如故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  
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  
吳希曾雖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然腕  
火熾雨止既葬廬墓左竝旌其門

孝義七

義門義士  
十一傳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  
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閒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  
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  
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  
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白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  
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

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喪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歎曰  
此國家祥瑞復親書鳳麟二大字賜其家大和方正不奉  
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  
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  
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  
恩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  
範三卷傳於世元末明兵取婺州鄭氏全家避入諸暨山  
中李文忠統兵過其故宅歎曰義門也躬爲局鐻而去事  
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  
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  
無異處且祝天歆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閒言同力

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虔事之次兄選繼歿嫂王氏年少毓妹贅王佑亦少寡皆守節事姑人謂孝友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張閏延安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畱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旣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竝加旌美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



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飢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邨之田十頃環其邨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邨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請以田歸若等眾聞皆愕眙不敢應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於中書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

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汝道割己田畧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卽多市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謂癘氣能染人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卽焚其券縣令李讓請旌其家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曰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復有買進者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棉衣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又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

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竝旌之

黃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而施舍無倦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羣聚爲盜包氏族取強號包家洞林某能搏虎號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能制惟憚叔文不犯境一日殷牲盟里橋圖爲變叔文適過之眾驚散曰長者得無聞之乎叔文知之乃召與飲諭以禍福因出金帛於庭曰汝以貧爲不義以此助汝眾慙弗敢取而去乃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爲暴者率改行老於田里歲時相率詣門羅拜曰向非長者吾屬且盡夷寧復有今日邪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

家右族爭避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走居人欲乘時略所有叔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裝無算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人道其事後年八十六終明初國子助教貝瓊爲之傳

見清江文集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患癰潰當長夏穢不可近嗣興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逆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嗣興頓顙流血刀弗動嗣興情迫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啖之氣銷如矢下一日母思芟時芟始華求諸市不獲解衣

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俄得三芰於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居恆遇單窶者必量給而不使其知氈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嗣興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嗣興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乃糴以十千邪遂加數與之負販夫或來賈遷嗣興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則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歉來相依者數十人嗣興擇旁近舍舍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藉每晨躬攜粥藥撫視卒賴以全有亡契及白金者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嗣興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宋濂爲之傳

見宋文憲集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未嘗一日遠去親側嘗一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解儒士衣索挾書者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養有甘旨必跪進勸加膳及父母卒居處葬祭悉遵禮制哀毀踰瘠猶疏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痒思鰕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忍食鰕兄訓字師敬嘗爲鹽運司吏以廉能稱及滿攷歸甚寔謙養之如嚴父未幾訓復宦遊於外而謙獨畱常熟館范氏者十年始還吳城京口有士友孫子翼者家貧有女及笄不能嫁謙嘗許以貲助及聞子翼病篤瞿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卽持貲詣京口訪子翼爲畢嫁事謙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大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

義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樂府歌詩尤爲  
虞集黃潛張翥所推重嘗欲論薦謙不屑也晚歲注意於  
易以爲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彖象  
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爲河圖說一卷占  
法一卷至正丙申訓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  
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卽呼其妻竝與謙訣曰吾雖位  
卑嘗爲王臣義不可去弟處土耳其宜走避兵入不屈遂刃  
其胸謙翼蔽之請以身代眾以謙儒冠掖之出門謙復入  
伏屍號慟因竝見害悉投於河惟一子十餘歲得脫明日  
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帥求其屍得於篠橋下  
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官爲給粟助之斂葬求其  
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

顧德玉字潤之構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德玉進次尹山卒明日乃至構李德玉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邦人士爲德玉來弔者德玉拜之越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於家禮歟曰禮云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焉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經固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而經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經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與父子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



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歎服

秦君昭維揚人少遊京師友人鄧某載酒祖饒已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曰此吾爲部主政某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何峻拒爲秦不得已勉與偕載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納之幃中同寢處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所攜書往見主政某某閱書畢率爾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某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越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附便郵報謝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負鄧付託之意也人以爲其盛德難於柳下

以上二事

皆見鄭元祐集

元史卷五十終

元史卷五十一

列傳三十五

遺逸

有目無傳

謝翱

鄭所南

趙若煥

趙子固

張旻

褚師秀

元史卷五十一

列傳

一

元史卷五十一終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六

列女一 孝女孝婦  
十七傳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  
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  
卒又畏吾氏三女者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  
女欲慰母意乃其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護侍  
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竝賜旌異

葛孝女者金溪人元末江南官吏有鑿山披河取金以充  
貢者不足則轉市他所必取盈而後已民多鬻產償官爲  
害無旣孝女因有司強其父徵求銀冶不忍其榜掠之苦  
遂投治中死刺史奏止其貢至今邑人賴而祠之危素蘇  
天爵皆題贊之以警獻利者

見蘇天爵滋溪集今直省錢  
局所供鑪神祠皆重女髻髻

卽此事也至邑人因此免貢則與緹紫同功宜共曹娥血食也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鑒己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於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壘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母復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尙少斷髮自誓父不能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廁牕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

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  
舅患疽劉禱於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旣而親挽小車載  
舅詣嶽祠以答神貺

馬英河內人父兄繼歿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  
及喪母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  
身趙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爲許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  
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  
舅姑逾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墓終身至元閒旌之  
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  
大名趙氏竝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  
高三丈餘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目竝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勵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

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將及其門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天獨不憫之乎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遂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畱養姑不去服勤績紵以供日膳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胡孝女泰者海鹽人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咸厭倦泰旦夕侍奉盥櫛洩矢起臥必親抱扶之兄後娶妻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壻畱母家以養母至順閒歲薦飢泰夜作傭織紵給食至剪



髮鬻之以贍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  
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刀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卽引  
刀割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創沈氏年且七十病如故  
泰侍疾三十餘年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許字里人宋  
氏子疾弗良弗可託終身或謂泰宜及未婚別圖配偶無  
貽後悔泰不從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  
眡外姑如母陳高爲之傳

見不繫  
舟漁集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  
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百又  
三歲卒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女有姿豔叩其家索之女方匿  
複壁閒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卽伏地呼

其父母爲丈人媼而以女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攜其女從夫出避亂道旁空舍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至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影形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於水賊競出之旣而乘閒復投水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卽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於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以孝稱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閒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鄰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饑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旌復其家又有建德王氏女者父出耘舍旁爲豹所噬曳之升山女識父呼聲驚趨救以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至大閒事也又胡烈婦者渤海劉平妻至元七年平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七歲兒取刀刺虎洞其喉遂奪夫還至季陽僅三日死縣官言狀命復其家而旌

其門蘇天爵吳師道皆有詩文紀其事此一女三婦者以孝義生智勇彙而傳之以愧須眉

列女二

節烈二十三傳  
賢母才女三傳

崔氏周朮忽妻也丁亥歲從朮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朮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卽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自揜袖吏懸筆而書焉旣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旣與朮忽會未幾朮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早布敝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

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之古烈婦云

武用妻蘇氏眞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逼之嫁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育之以至成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卺夫忽以癩疾死范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有五又柳氏者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字寢疾不肯服

藥曰我年二十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幸矣遂卒

韓希孟宋太師丞相魏國公琦之七世女孫巴陵賈瓊妻也至元初元兵渡江爲軍帥所得義不辱赴江水旣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云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有烈丈夫之風郝經賦詩以道其事

譚節婦趙氏女吉安永新人嫁同里譚氏子年二十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永新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九日兵內外合發而震龍先一月起與元軍合戰永新天祥兵不至遂敗衄元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逃遁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學禮殿元兵搜得欲犯

之不可且痛罵賊母子遂死於禮殿之南時有同逃者匿殿梁上視婦死事甚悉遂傳於世越百餘歲而婦與子血模糊影畱殿階不滅磨鍛去復存其後永新知縣四明烏斯道建祠於泮宮西南碑記其事

見春草集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冬元兵南至貞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婦色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卽自刃千夫奪挽不得殺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閒自念當被污卽佯曰若殺吾舅姑與夫而求妻妾我者欲我一心事若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焉用我爲願請服期月苟不聽我我終死耳千夫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師還挈行至嵎嵎守者信之滋益懈過嵎縣青楓嶺上婦仰天竊歎曰



吾得死所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向望  
哭自投巖下而死或視血漬入石閒盡已化爲石天且陰  
雨復見血墳起如始日後人建祠山上碑記其事

見胡五峯集

闕文興妻王氏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  
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  
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  
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  
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英烈侯王氏貞烈夫人有  
司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某婦也邵爲軍士所害沈氏有  
殊色虜置快船上游流迅急乘閒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  
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

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沈卽引救之問知其姓與其里  
居易衣置後艦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  
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得幸勿憂也沈氏聞其語  
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卽以箸納口中  
面力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爲斂而焚之

見稗史  
集傳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  
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  
忠歿兩月馮氏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  
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閒  
盡取其資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二柩一  
嬰兒而已鬻衣權厝蔽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  
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

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  
齊魯之人莫不歎息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  
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  
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  
焉段曰家資非所計但再醮非義尙容妾思之卽退入寢  
室引鍼刺面墨漬之誓死不二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  
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  
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  
英妻尤氏齧指滴血竝誓不更嫁俱爲有司所旌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閒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  
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大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

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寺憂憤不食卒秦閨夫妻柴氏晉寧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尙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屬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

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陳淑眞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眞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眞見鄰媼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

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眞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投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眞不從賊射殺之衣帶有刺繡字詞曰海水羣飛士二其行湖水澹澹之子澄清視刃視飴見衣見情又濟南劉公翼妻蕭氏者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倘城陷被執悔將何追今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縑自經死

龍氏永新人左幼白之妻也幼白少負文名有志略試有司不利以父蔭爲江西廣濟庫使後至元丁丑卒於軍龍氏年二十九卽翦髮勺水不入口柩至迎於十里外徒跣號痛親挽舟以前哭奠五年不離几席嘗折海榴一枝插

瓶中供几上旬日視之根柢勃然家人移植於庭遂長茂鄰婦感慕皆效節不嫁翰林承旨歐陽玄爲書樞萱二字以表之子二人曰善曰詠皆力學以世其家茶陵李祁爲之傳

見李祁雲陽集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戌福寧未幾死戌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旣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卽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

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靈於童子言動無異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未邪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以葬仍旌門復其役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此我死所非藏金所也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去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見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邪既有自賊



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月娥丁氏西域人孝子丁鶴年之姊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奧義及長歸葛通甫事上撫下懷如禮法冢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娣幸蚤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紉箴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爲則以是咸淑其化旣而豫章上游寇羣起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諸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事月娥歎曰吾生簪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邪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

愕言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  
凡九人莫有後者時夏暑方熾尸七日不沈顏色如生郡  
人靡不駭異邑父老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  
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十節墓其弟  
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冢婦  
盧皆死於寇鶴年通經史以篤孝聞幼時讀書皆月娥口

授別見文苑傳

見烏斯道文集

鍾節婦宜陽黃氏女年十六爲鍾秉敬妻才美相匹情好  
甚摯秉敬父義昭雄勇當紅巾賊起父子咸挺奮敢於殄  
寇鄉民賴保完者數萬戶旣而盜大至父子戰死居五六  
年有賈寇者聞鍾婦美將強室之以兵躡其里鍾婦隨里  
民匿石洞中曰汝等同禍以我故然義不可令鄉里同死

吾當自爲計遂出臨小石潭卽自投潭中眾遽救幸不死  
乃誑白賈曰投潭中死矣賈大怒曰死以其首至眾懼無  
計或曰婢雪兒尤豔可令之代眾然之乃飾婢使出拜曰  
此鍾相公女也願獻之將軍賈喜以去號之曰娘子鍾婦  
得免辱然竟以悸疾卒石門梁寅爲之傳

見石門集

劉冀之衡水曹泰才之妻也年十二通古文孝經見小學  
書固請讀之母不許一日聞諸兄誦內則至姆教婉婉聽  
從復請於母曰此亦女子事遂通內外篇及并適曹五月  
紅巾陷河朔曹故大家避兵縣西聊城邨賊掩至大掠見  
劉美輒驅去劉曰婦人從一而終二夫且不可況賊乎賊  
乃出金珠置前被以文綺劉手裂之賊擁上馬墜地者數  
四賊怒繩其項繫馬後曳之劉以爪據地頭觸石流血罵

賊死江西權衡吳興錢震王逢竝贊述其事

見王逢梧溪集

義烈女朵那者武林偉兀家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女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七月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女獨身覆主婦請代死且謂賊曰汝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掌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汝不吝寇允解主婦縛女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相攫取已而又欲污之女持刀自刎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舍而去女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鑄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此女死於賊退主全之後誠愚忠傷勇然人莫

不難其義烈

見鄭元祐  
僑吳集

李哥者霸州人生長伎家年十三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有工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世業不可廢且家無以養乃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由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無犯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闕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之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其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污吾刃矣某慚怒而同翼日州守聞之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賊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前抱夫項大哭

曰吾斷不從賊求活賊竝殺之論者謂哥生微賤其操行有爲上大夫家所不可及者

見鄭元祐僑吳集。以上節烈二十三傳刪去舊史中無

故輕生殉夫者竝守節養姑無他事迹者二十餘傳

杭忽思妻者夫阿速國人降於太宗賜拔都號錫以金符命領其土民尋以阿速軍千人扈駕親征旣還國道遇敵戰歿救其妻外麻思領兵代有其國外麻思躬擐甲胄平叛亂後以次子按法普代之長子阿塔赤從憲宗征西川戰於釣魚山中統二年扈駕親征阿里不哥又南征渡江皆力戰有功至元十一年從下松江諸郡畱戍鎮巢縱兵騷掠民不堪命宋降將洪福以計醉而殺之世祖憫其死賜其家白金五百兩鈔三千五百貫并鎮巢降民千五百三十九戶且命其子伯答爾襲千戶佩金符二十二年征

別什巴里軍於亦里渾察罕之地復有功二十六年戰杭  
海山敵勢甚盛大軍乏食其母輸已帑及畜牧等給軍食  
世祖聞而嘉之賜予甚厚諸孫多貴顯舊史立杭忽思傳  
今以夫附妻入列  
女

拜降母徐氏北庭人拜降父忽都以武勇事世祖由宿衛  
爲南宿州鎮將從南征身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  
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豐縣卒封漁陽郡侯忽都卒時拜  
降生甫數月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  
矣不可使不知學願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  
中郡守每旦望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  
之比弱冠儀表甚偉兼善騎射以將家子隸丞相阿朮麾  
下南征圍襄樊渡江皆有戰功遷慶元路治中大德元年

遷浙東廉訪副使所至令行禁止豪強懾伏同寅有貪穢者輒抗章劾免之屢遷工部尚書有能聲徐氏卒拜降奔喪於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甕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於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汝能如是吾死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延祐二年卒於家贈江浙左丞諡貞惠

舊史立拜降傳今以子附母入列女

李金兒者濟南章丘人李素女也少慧敏日誦千言其父得張明遠醫卜之傳金兒盡受其術而更造玄妙言人禍福響應父自以爲不及也元季旅寓盱眙張士誠兵陷泗州李一門被掠金兒年未及笄隸士誠母曹氏帳下爲侍兒是冬元兵圍張士誠於高郵墮其外郭勢甚岌曹氏遣



人問卜於外金兒自言能之卦遇需之坎曰維需干泥其利用恆能堅忍則不敗時當冬夜忽聞殷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城戰矣黎明謀告元帥脫脫被詔削奪三軍潰散士誠乘閒開門突擊大敗之軍勢大振由是軍中悉稱姑姑明年乙未江陰盜朱英江宗三相仇殺莫能勝渡江求援士誠疑爲元兵反閒往復不決英乃盛陳江南子女玉帛之富且請以妻子爲質士誠妻劉氏遂召金兒卜之曰過江大吉且近者太陰屢犯壘壁軒轅自五月至九月太白累經天晝見人犯太微光掃太梁其應在吳江南必不免劉氏以語士誠遂定計過江先遣弟士德爲先鋒英爲鄉導至福山登狼山觀長江之險江中沙洲紆繞舟師皆江北新集鄉民未爛地利疑未能決曹氏復

以金兒爲言士誠令卜之遇蠱之剝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天孫乃得上天測曰江雖險當有降人相助俄而福山富人曹氏恐士誠渡江禍及遂發江船百艘載牛酒迎之乃徑渡江由常熟至平江縱士卒盡掠曹氏家資僅免於死士誠旣入蘇州自謂有天相始有割據一方自王之志欲知國祚修促焚香拜祝自蓍之得中孚之晉以示金兒對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而反及游魂之卦互體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乾爲飛伏己酉金以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爲飛伏其繇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勗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之兆也士誠大喜且心動其慧麗欲納之曰我默有所禱汝試卜之欲金兒自得吉卜而成之也金兒卜卦成曰大不吉蒼蠅相

乘於溷廁涕泣不語與母長訣士誠笑不信曰枯龜朽簪亦何靈也金兒退泣訣其母曰兒命盡矣前此以術售者欲保全一家然張氏必無成一寒一暑天運一周當有真人享其榮休吾前日詭詞也強得者必暴亡吾能臣妾若輩再爲俘虜乎得從郭璞遊地下足矣焚香祝天奄然忽若中風閉目不食不語數日而卒士誠悼惜厚葬之虎丘後山至今尙稱金姬墩相傳吳王葬金妃之所張氏起丙申閏十二年丁未果一周而敗邑人楊儀爲作金姬傳

賢母才女三傳